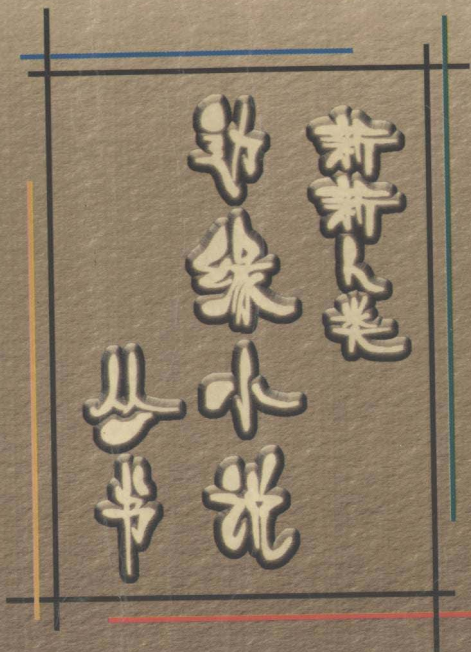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安妮宝贝

午夜的裙子

Wuyedequnzi

華齡出版社

新新人类边缘小说丛书

●安妮宝贝 著

午夜的裙子

華齡出版社

序

是呀！生活是如此丰富了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老一辈人想也不敢想的啦，看电视太没劲，可以看碟呀！感觉气候太正常了，可以看一些灾难片；感觉生活太平淡了，可以看些鬼片或恐怖片；感觉性生活太乏味了，可以看一些“1,2,3”级片嘛！觉得自己做饭不好吃的，可以上饭店；觉得在家无聊，可以旅游。国内咱不走，就去“新马泰”；要是觉得闲得慌，就去健身房或去迪厅，在那强烈的音乐声中，散尽身体中多余的精力；要是还觉得无聊，就联入英特网吧，天南地北，一通神聊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些漂亮的MM，互相碰撞出闪耀的网络爱情火花呢……

钟鯤（北京作家，主要作品：《言情故事》）

我们新，是新在观念上，是新在生活方式上，我们有比前人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准则。我们大胆，是在爱情方式上的大胆和做事风格突破传统限制的大胆，女性可以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性，也可以放弃一段已经没有感情的婚姻，在事业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，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我们前卫，是因为我们敢于战胜别人无法想象的困难，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，比如蹦极，比如赛车，比如把头发染来染去穿十公分厚的大头鞋。我们优秀，是因为我们身心健康，人格完整，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，并且知道怎样去达到，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向这个目标冲刺。我们也有这一代年轻人共有的通病：浅薄、浮躁、急功近利和冷漠，但我们仍在努力地做着自己。我们努力工作，努力生活，我们自食其力，挣着我们多或不多的薪水，过着我们好或不好的生活，但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。“七十年代以后”的人是健康的、明朗的，他们活跃、勇敢、有爱心、富

于理想,开明而知大义,但也很现实,不会做无谓的牺牲,相信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。

棉 棉(上海作家,主要作品:《好孩子都有糖吃》、《糖》):

我喜欢用“糖”来作为作品的名字,它的意义和礼物是一样的,生活再不幸,也要把它当成一块糖;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垃圾,我们才要因为爱而活下去,把痛苦和垃圾转化成糖吃下去。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年轻,来自于爱。其实痛苦是每一代人都经历到的,只是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人更复杂一点、杂质多一点、自私一点。我们有太多蒙昧和野性,如果说我们对生活的感觉是什么,那就是支离破碎,长不大,我小说中的人物也像是永远也长不大一样。原因是大量的信息涌进我们的生活中来,好像被打开了一扇窗,看到了大海,但没有人为我们解说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东西,所以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。然后,我们不反抗,我们和前辈人不一样,他们生命中有很强的抗争意识,但是我们没有。我们始终活在追问之中,诱惑很多,选择很多。现在对我们谈负责任太早了,而要谈“爱”。我们并不是全无责任感,我们也想负责任,但是负什么责任?怎么负?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负责任,也没有负责任的想法。人们越来越自私了,空谈责任是没有用的。我在小说中提到性,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是“爱”的问题。毋庸置疑,找不到爱是肯定的,因为它太稀缺了。这个问题是任何时代共同的问题,只不过现在被张扬出来了。

石 康:(北京作家,主要作品《晃晃悠悠》、《支离破碎》):

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作家。失败完全是对个人而言,也只能对个人而言,跟读者没什么关系。我的书卖得好,完全是读者的误会,至少相当一部分是误会。比方《晃晃悠悠》中有一段,写暑假中“我”看了一堆言情小说,从杜拉斯到海明威的《永别了武器》。我本意是讽刺的,蔑视的。结果读者来信说,他(她)也喜欢那些作家,跟我特有共鸣。再比方结尾,我仿情书滥情了一大段,那意思也是调侃的,结果读者来信说他(她)特感动,你说这叫什么事儿。小说里的事儿都是大同小异的,关键在你是不是发现了不同于别人、前人的意

义。我对小说的看法可能是比较保守。我觉得好小说就得有新的想法。这就是一种趣味，我的趣味就这样。像什么巴尔扎克、雨果，像什么塞林格、莫里亚克，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。像博尔赫斯，不就是写得短小而神秘，能写得短小而神秘的人多了去了。

陈村(作家)

可以说，70年代作家中的很多人，他们所描摹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重合的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并不非常真实，而是有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，是他们想要得到，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尚生活。但是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，城市到了他们的笔下，整体地纳入了他们的视野。以往我们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讲带着相当浓厚的乡土气息，即使描写的是城市生活，但是仍然带着无法磨灭的农村的思维。在我们的传统爱情价值观中，没有爱就没有性，如果说有爱，那么性也就成为惟一的性。但是他们所谓的希望有爱又有性，统统变成了一种托词。从心理学上的角度讲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安全感，不知道一脚踩出去是什么，才留恋以前的东西。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找不到自己，找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。他们的青春期被无限地延长了，赖着不肯负责任，大家都在回避、逃避责任，最好就处在一种不必负责任的状态中。但是负责任的一天会到来的。70年代作家在作品中对价值观和道德感冷漠也好，欣赏也好，他们的确没有树立起无论是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价值观，但是社会不会容许你永远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。你可以不负责任，但是生活会教训你的。

郜元宝(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文学评论家)

70年代的这批作家其实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，不能够一概而论。很多人都认为一些人的作品就代表了社会的一种倾向，把作品当作展现社会的窗口。在相同的背景下面，他们形成共同的思维方式，或者有一些共鸣，但个体的创作都是非常各异的。

杨扬(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，文学评论家)

1976年之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出现过四种作家类型，王蒙、张贤亮等为代表的“右派”作家，王安忆、韩少功等知青作家，余华、苏童等先

锋作家,在90年代早期出现了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邱华栋、朱文等晚生代作家。在1996年之后,70年代的这一批人出现了,他们的特点是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感受之外,整个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变化。他们不像前面的四种作家一样,一定要抓住一些东西,一定要和一些东西对抗,精神的也好,物质的也好。他们缺少“文革”或者思想解放的背景,他们的作品只是表现自己的自在状态:流浪艺人、酒吧生活和性爱,没有底蕴,没有根基,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,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社会上流淌、漂泊。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前人不同了,他们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渴望之外,更渴望自由、不受约束的生活。他们的小说,比如棉棉的《啦啦啦》,带有强烈的自言自语和自我歌唱的色彩,不与任何的东西对抗,好的坏的,他们全不理睬。他们还关注到了欲望的描写,集中在性上。但是以往的作家对性的描写带有思考的性质,比如王蒙写性与政治,贾平凹写性与文化,而这一代人对性的看法就更加放松,没有精神负担,而只是一种存在的方式。这其实是社会开放和宽松的标志,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来讨论性了。他们的作品大量地涉及酒吧、舞厅和宾馆等,但并不代表他们自己就沉沦在里头,相反地,他们自己的生活反而非常艰辛,所以这些场面仅仅是描写而已。而这种表现,有他们自己的美学合法性,这是现代都市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的现实。

目 录

- 1 / 午夜的裙子 / 安妮宝贝
- 4 / 告别薇安 / 安妮宝贝
- 23 / 为你心动 / 安妮宝贝
- 26 / 瓶中信 / 安妮宝贝
- 30 / 爱到逃离 / 安妮宝贝
- 33 / 暗香如风 / 安妮宝贝
- 36 / 风中樱花 / 安妮宝贝
- 40 / 手心空洞 / 安妮宝贝
- 45 / 衣锦夜行 / 安妮宝贝
- 47 / 坐在对面的陌生人 / 安妮宝贝
- 50 / 午夜飞行 / 安妮宝贝
- 63 / 生命是幻觉 / 安妮宝贝
- 69 / 山中岁月 / 安妮宝贝
- 74 / 如风 / 安妮宝贝
- 80 / 暖暖 / 安妮宝贝
- 95 / 空城 / 安妮宝贝

- 110/ 电梯事件 / 安妮宝贝
- 119/ 交换 / 安妮宝贝
- 123/ 最后约期 / 安妮宝贝
- 139/ 杀 / 安妮宝贝
- 142/ 七年 / 安妮宝贝
- 157/ 南方八月 / 安妮宝贝
- 162/ 呼吸 / 安妮宝贝
- 173/ 北方往事 / 安妮宝贝
- 183/ 七月和安生 / 安妮宝贝
- 217/ 一个夜晚 / 安妮宝贝
- 224/ 音乐如水 / 安妮宝贝
- 226/ 下坠 / 安妮宝贝
- 238/ 疼 / 安妮宝贝
- 243/ 你别无选择 / 张卫

安妮宝贝

午夜的裙子

偶然在住宅区附近又看到一家新开的小店铺，卖一些很特别的裙子。

裙子一式都是吊带的简单样子，用不同颜色的薄纱层叠地缝在一起。名字叫做午夜。

管店的女孩看过去很年轻，短发，穿着棉布衬衣和球鞋，斜斜地靠在店门口对我微笑。

进来看看，今天第一天开张。

是寂静而温暖的初夏的下午，人们都在上班，路上只有风中吹落的叶子沙沙地响，明亮得有些晃眼的阳光和我这样习惯游荡的人，手里抱着一盆刚从花店买来的石竹。

你喜欢养花啊？

我喜欢花，不是养花。

笑了笑，因为感觉彼此是同种类型的人，所以感觉很亲切。

店是有特色的。那些裙子在外面的商店里很少见。

因为是我自己设计的。女孩微微有些骄傲地对我说。

柔软的薄纱握在手里非常轻盈和缠绵，层层叠叠，透出百般风情。选了5件去试穿。平时是穿惯粗布衣服的人，这样优雅柔美

的裙子裹在身上，自己也笑出声来。

女孩也笑。她说，偶尔还是应该穿穿这样的裙子呀，比如男孩去看电影，把头发放下来，然后涂点口红，他会喜欢。

最喜欢的那条缝了三层的纱。黑色，深苔绿，然后是散落黑色小朵碎花的褐色，颜色融合得很优雅，长短不一，裙袂翩然。

和伊都锦一些牌子的衣服的风格类似，但是显然有着更自由的想象力，纯真而妩媚。

女孩说，我们自己有工厂做，想做出牌子来。

没有和她过多的杀价。只是突然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孩，应该得到生活给她的信心。

也许是她良好的品味。也许是她的纯情的一面若隐若现。

这些裙子上面有她的梦想。

一个人在阳光下走回家去。

手里的裙子滑落下来，抖落情不自禁的美丽，路上的女孩侧目而视。

她们知道在这个远离市区的住宅区里，有一家小小的店铺，卖着名叫午夜的美丽裙子吗。

这个城市里又会有多少女孩会喜欢这样的裙子。

女孩送我出门，问我会如何搭配着穿它。

我一本正经地说，光脚穿一双凉鞋，戴一个大大的 G-SHOCK。然后只在下嘴唇涂一层银色的唇膏。

你会吓跑别人。女孩大笑。

有时候美丽是非常孤独的东西，只有看得到它的人才会发现。

但是我想，最起码我让她知道了，我喜欢她的设计，并且如果某天跟一个男孩去看电影，会穿上这条裙子。

在路上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场电影，女孩要去参加舞会，得到一

份意外的礼物。

长长的纸盒子上面扎着缎带,打开来,是一条白色的裙子。

也是层叠的轻盈薄纱,在手中如流水般的滑落。

真是快乐。

安妮宝贝

告别薇安

网上的朋友提议，也许可以一起合作写个剧本。是要关于网络的。

就先写个故事出来。

也许是自己写得感觉比较累的一篇。已经是凌晨的时分。

对于我来说，我喜欢这个文字游戏。再想象如果是一部电影，可以在里面填充一些什么。应该有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旋律吗。或者是一个男人冷漠的脸。

还有地铁站台拥挤的人群。和地铁呼啸而去后空旷的惨白灯光。地铁是一个时代的象征。

而那个男人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完他的咖啡。他找不到他幻想里的那个女孩。

那种孤独的感觉。

告别薇安。第一次写网络情缘。

也许要合作的朋友是会有些失望的。安妮写出来的文字有她的定势。

如果是电影。里面的音乐和情节都应该是杂乱的。还有很多的旁白。男人淡漠的声音。他做着琐碎的事情。他注定一无所有。

这是个告别的时代。

——前言

他不知道她在哪里。

这样也好。也许她就会随时出现。这个游戏一开始就如此容易沉沦。

他不知道是游戏本身。还是因为这仅仅是他和她之间的游戏。

他不记得是某月某日，在网上邂逅这个女孩。IRC里她的名字排在一大串字母中。

VIVIAN。应该是维维安。可是他叫她薇安。也许是周六的凌晨两点。失眠的感觉就好像自杀。

他在听帕格尼尼的唱片。那个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。爱情的一幕。音乐像一根细细的丝线。缠绕着心脏，直到感觉缺氧苍白。他轻轻双击她的名字，HI。然后在红色的小窗里看到她的回答，HI。同样的简单和漫不经心。

他：不睡觉？

安：不睡觉。

他：帕格尼尼有时会谋杀我。

安：他只需要两根弦。另一根用来谋杀你的思想。

他：呵呵

安：呵呵

就这样开始。

聊了很久。中途他们休息三分钟，他去倒咖啡，站起来的时候撞倒一把椅子。然后又重新开始。对话原来和下棋一样，是需要对手的。势均力敌才能维持长久的趣味。

他们继续时而晦涩时而简单的语言。天色发亮的时候，她说她得去睡觉。他们没有约再见的时间。

他在卫生间里用冷水冲澡。探头去看镜子的时候，看到一张麻木不仁的脸。其实他害怕的只是被寂寞谋杀。没有对手。在现实的人群中，他的视线穿越过城市在楼群间的狭长天空。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。

每天早上他坐地铁去公司上班。在地铁车站买一杯热咖啡。然后在等车的间隙把它喝完。从地下走到地面的时候，他总是习惯性地微微眯起眼睛。明亮的阳光像生活一样让人感觉局促。大街上到处是尘土和物质的气息。

他：我是个喜欢阴暗的人。

安：我知道，就好像我知道你肯定是喜欢穿棉布衬衣的男人。你平时用蓝格子的手绢。你只穿系带的皮鞋，从不穿白袜子。你不用电动剃须刀。你用青草味道的香水。你会把咖啡当水一样的喝。但是你肯定很瘦。

他：还有一点你肯定不知道。

安：？

他：？

走出地铁站以后，他要经过大街中心的一个广场。那里有大片的樱花树林。是他眼中的这个城市最温情的地方。走进公司所在的大厦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他会低下头，轻轻呼吸残留在肩上的花朵清香。衣服上常常粘着细小的粉色花瓣。他把它们摘下来咀嚼。那一天，也是在电梯里，乔对他说，它们有味道吗。她是他的同事，不在同一个部门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他说，也许和你的嘴唇一样。乔微微吃惊地睁大眼睛。然后她笑了。

这个女孩喜欢喝冰水。喜欢的装束是白棉布裙子，光脚穿球鞋。头发很长。有漆黑明亮的眼睛。不化妆。12岁的时候暗恋她班上的英俊男生。高中时最喜欢的男人是海明威。

安：你知道海明威是怎么死的吗

他：不知道

安：他把猎枪塞进自己的嘴巴，一扣扳机

他：恩

安：然后他整个头盖骨都被掀飞

他：很惨烈

安：不是惨烈

安：仅仅是他喜欢的方式而已。

他：你喜欢他的方式？

安：呵呵

安：是的。我常常想，人应该如何决绝地处理自己。

安：可是生活已经把我们磨得半死不活。

他不是太确定会有这样的女孩存在。他是在网上认识她的。他没有见过她的样子。在现实的生活里，似乎并没有这样有趣的女孩。她的想法有时使他怀疑她是个男人。可是她是可爱的。她有她自己的谈话方式。他同样喜欢。

那个深夜又与薇安在网上相遇。他说，出来见一面好吗，我们去哈根达斯。他曾告诉她她喜欢吃冰激凌。她说，是南京路上的伊势丹吗，那里有一家。他说随你挑吧。

他一直相信她和他同一个城市。在聊天的时候，她有很好的情趣和他谈论 KENZO 的新款香水。她告诉他，她喜欢上海的地铁。在站台上等候的时候，她常常有一种欲望。想很突然地跳下去，然后在地铁呼啸而来的时候，再奋力爬上台阶。她说，她

喜欢这种隐藏着恐惧和绝望的幻想。

你喜欢看海吗。她说。大海是地球最清澈温暖的一颗眼泪。他在那里笑她。但是上海只有一条脏脏的黄浦江。

他很清楚她不会轻易答应出来和他见面。

有一度时间，上海的网民习惯这种聚会。10多个人一起出去喝酒，打保龄。男人比较多一些。当然他也曾和女孩约会。IRC里面是接近陌生人的最好地点。他和近20个网上认识的女孩见过面。有些一起吃顿饭就散了，再也没有见过下一次。也有例外的。比如他的前度女友蕾丝，就是他见过的上网女孩里面最漂亮的一个。这段轻率的恋情持续了六个月。

那种猎手般迅速的好奇心和征服欲望，后来感觉到它的残酷。

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像一个暴食的人，有了一个空虚的胃。

他只是这样地问她。没有抱任何期望。

聊天也是好的。光着脚盘坐在大藤椅上。有时会拿一块蓝色的碎花毛毯盖在肩头和膝盖上。中途的时候会再去煮一壶咖啡。常常会因为腿麻又恍然地碰翻什么东西。

快凌晨的时候，他们下网。照例数到一至三，然后一起键入QUIT。

这是他需要分享的温暖的一刻。这种感觉使他沉沦。

可是他相信自己是清醒的。清醒的投入网络的虚拟和情缘的迷离。

他开始想念她。下班的时候，在地铁车站上，想着深夜对谈时一些可爱的细节。她的邪气慧黠的腔调。那些晦涩简单的语句。他未曾遇见过这样冰雪般凛冽的女孩。

有一次，他们在网上谈到爱情。

安：还记得第一次和女孩做爱的情形吗。

他：记得

安：印象最深的是

他：她眼中的泪水，流到我的手指上，很温暖。

安：你的手指从此失去了贞洁。

他：呵呵

安：呵呵

他：为什么要问这个

安：想知道你的心里是否还有爱情

他：也许还残余着百分之十。我感觉它即将腐烂。

安：不相信爱情的人，会比平常的人容易不快乐

他：你呢

安：有时候我的心是满的。有时候是空的。

他挤在下班的人潮中，涌进地铁车厢。微微的晃动中，车厢里苍白的灯光照亮黑暗的隧道。他四处观望了一下。突然感觉她也许就在他的身边。是陌生人群中的任意一个。

车厢里的年轻女孩，很多是 OFFICE 小姐。一律的套装和精致的妆容。但是他感觉她不会是这一类。她在网上似乎是无业游民。无所事事的散淡样子。而且常常深夜出现。他想如果她在这里，她会辨认出他。一个固守自己生活方式的男人。穿棉布衬衣和系带翻绒皮鞋。平头。用草香味的古龙水。也许她正在暗处发笑。但是她不会上来对他说你好。她只是暗暗发笑。

因为开始留心，他才注意到那个女孩的存在。

每天早上，她都和他在同一个站台上，等不同方向的一班地铁。